

报告文学

怒放 在普玛江塘的格桑花

在『世界之巅』，她们相信，这些用青春和热情浇灌的日子，即便开不出怒放的花朵，也足以温暖戍边的岁月。如今，她们青春的脸庞逐渐变得粗糙，脸颊上的『高原红』可能再也无法消退。她们像格桑花一样，扎根

邱小平

西藏自治区山南市浪卡子县普玛江塘乡，海拔5373米，是我国海拔最高的行政乡，没有之一，这里年平均气温在0摄氏度以下，空气含氧量只有平原地区的40%，水烧到60度就开，当地人寿命49.6岁，被称为“生命禁区”。

2024年2月，三名女孩通过了国家公务员笔试，主动申请来到西藏山南边境管理支队普玛江塘边境派出所工作，开始了在普玛江塘的戍边之旅。

缘分，让她们相聚“世界之巅”

“去海拔最高的地方锻炼”这个想法，武慧在几年前就有了，当时，她还是76集团军某合成旅作训支援营的一名战士。

26岁的武慧是内蒙古呼和浩特人，身材高挑，眼睛明亮。“她最大的特点是有主见，只要自己认准的目标，一定想尽办法去实现。”武慧的妈妈孙海桃说。武慧从小就对穿制服感兴趣，2017年报名参军，到了陆军驻青海某合成旅。两年的军旅生涯里，武慧两次野外驻训，一次是在昆仑山，一次是青冈峡。随着第二次驻训结束，武慧的军旅生涯也结束了，她回到了大学校园。

临近大学毕业，当校园响起“到艰苦的地方去，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”的广播时，武慧“再上高原”的想法更强烈了，她发现，蛰伏于心底的那份执念，经过几年磨砺，越发坚定。

通过笔试、体测、面试等重重关卡，武慧如愿以偿，考入西藏边检总站山南边境管理支队，成为一名戍边民警。2023年11月，她到山南边境管理支队报到，与李红炎、李天娇分到同一间宿舍。

听说山南边境管理支队的普玛江塘边境派出所，是我国海拔最高的公安基层单位。武慧就下定了决心，“就是它了，我要去普玛江塘！”她的这个决定，让李红炎非常惊讶，就连男生都望而生畏的普玛江塘，她一个女生竟然毫无畏惧。

“爬山都爬到了半山腰，自然要爬到山顶去看看。”武慧说。

“那里含氧量只有平原的40%，烧水不到60度就开了，高原反应还特别强烈，我都不敢说能适应，你能保证能适应了？”在西藏生活了20多年的李天娇现身说法。

“之前在昆仑山驻训我都没问题，我想普玛江塘也应该能适应。”武慧的回答干脆利落。

岗前实习，学法律的武慧分到了法制处，副处长丹永罗布之前在普玛江塘边境派出所工作过，当他得知武慧的想法后，对她很是钦佩，他说：“普玛江塘边境派出所成立12年，没有去过一个女警，你说的话，就是第一个！”

3个月的岗前实习马上到期，春节过后，三名女警就要各奔东西了，想想在一起的半年时间，武慧非常不舍，她问了李天娇和李红炎，“你们想去哪儿？如果没有想好，就跟我去普玛江塘吧！”

“好啊，你这天天嘴上说着去江塘江塘的，我耳朵都快起茧子了，要不一起去吧，也好有个照应。”本来是开玩笑的一句话，没想到李红炎居然答应了。

“你们谁去啊？我也去。”李天娇也动了心。于是，三个人一同递交了申请。

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，武慧总会想起一句话，“理想高于天，越苦越向前。”这是一名叫郭豪的烈士留下的，2018年夏天，在昆仑山的一次军事演习中，郭豪因为高原反应强烈，倒在了冲锋的路上。同一个单位，相仿的年纪，驻训在同一个高原，参加了同一场演习，郭豪的牺牲，带给了武慧更多的敬佩和思考。

“青春放在哪里才有意义？”或许，这才是武慧选择普玛江塘的原因。

走过高原之路，初见普莫雍错湖

第一次去普玛江塘，24岁的李红炎做好了准备，在此之前，她在海拔3600米的山南市生活了3个月，上车之前，她口服了红景天，备足了复方党参片，甚至还准备了呕吐袋。一开始走的是高速公路，一路上能听到雅鲁藏布江的怒吼，接着是349国道，五连发卡弯，她的五脏六腑也开始跟着颠簸起来。

几个小时之后，专门去支队接她们的

浪卡子边境管理大队教导员索朗达杰一声惊呼：“快看，羊湖到了。”

车窗外，羊卓雍措湖的湖面如同天空一般澄澈，随着太阳光线的变化，湖水颜色也呈现出浅蓝、深蓝、孔雀蓝，蓝得不尽相同。

越往前，道路越显崎岖坎坷，等到翻过冈巴拉山，海拔陡然增高，自然的声音突然消失，冈巴拉山把5000米的恐惧一下子抛到眼前，李红炎开始耳鸣，过了好几分钟才缓过来，但不久，嗡嗡声就在耳旁再次响起。

这种间歇式的耳鸣，一直陪伴她们到了浪卡子县，在浪卡子边境管理大队，普玛江塘边境派出所教导员尼玛坚参等待已久，接到她们之后，沿着苏色线、219国道继续前行。海拔继续升高，李红炎和武慧头痛加剧、手脚发软，差点错过普莫雍错湖的风景，尼玛坚参司机停了一会儿，告诉她们，“这就是有着‘少女之泪’之称的普莫雍错湖。”

武慧这才勉强睁开眼，蓝天白云雪山和湖面，那么洁白又那么神圣，难怪是旅友心中的圣湖。但她实在没有力气说话，在之后的巡逻中，她多次经过普莫雍错湖，她说，“普莫雍错湖确实漂亮，即使你看过100次，还是会第101次时仍然惊叹它的美丽。”

汽车在冈巴拉山口缓缓北行时，高原反应并不强烈的李天娇向南远眺，只见羊卓雍措湖像镶嵌在群峰之间的蓝宝石般耀眼夺目。

“你们错过了雄伟的冈巴拉群山，错过了圣洁的‘少女之泪’，还好，没有错过索朗达杰教导员的见面会。”李天娇说，作为浪卡子边境管理大队的第一批女警，索朗达杰专门安排了一个简短的见面会，作为国家移民管理机构首届“十大国门卫士”。

普玛江塘边境派出所的重要使命，就是守护冈布冰川，一是防止有人越界，其次就是防止有人私自进入冰川。

添了我们戍边的决心，连女同志都上来了，还有什么事我做不了呢？”

傍晚时分，她们终于抵达普玛江塘，来到生活区，看到崭新的营房、独立的宿舍，还有24小时提供热水，每个房间都有制氧机，她们会心地笑了。虽然高原反应的劲还没有过去，但她们仿佛听到了自己心底的呐喊：“普玛江塘，我们来了！”

抗争“全民公敌”，成为“高原人”

从每天清晨醒来的那一刻开始，28岁的李天娇就进入了“战备状态”，她的“敌人”几乎无处不在，可能出现在饭桌上、办公室里，甚至是路上。一度，她担心自己稍微一笑就会被对方一把握住。

她的“敌人”叫高原反应，是海拔地区的“全民公敌”。

出生在西藏林芝的李天娇，本来应该是三个女生中适应能力最强的，她说，“5300多米的海拔还是让人望而生畏，刚来的那些天，高反比较严重，出门必须穿厚棉衣、戴雪帽，不然风一吹，更容易高反。”

相对来说，武慧要好一点儿，她认为与自己的体质有关，毕竟她有在高原驻训的经历。“我刚来的头两周还好，晚上能睡着。”武慧说，难熬的是每天给家人视频通话，“我妈每次看到我都哭，说我整个脸都是肿的，胖得反光，嘴唇是紫的，紫得发黑。”

而武慧总是安慰妈妈：“这是手机视频失真，不是紫的，是高原红，每个人都这样。”实际上，她能够非常明显感受到高原反应带来的种种不适，上高原之前，19升的桶装矿泉水，她能轻松地放到饮水机上，在这里，她甚至都拿不起来。拿烧水壶接水，水还没有放满，胳膊就很酸痛，壶刚放下去，手就抖。就连蹲下身系个鞋带，起来后也会头晕。有一次，她尝试快跑了一会儿，不到10分钟，“心脏加速就像战场上擂战鼓般的激烈，足足过了半个小时才缓过劲儿来。”

普玛江塘的风，也大得能把人吹起来，而且几乎没风停过，最直观的例子就是，派出所的大铁门被大风吹跑过，所里两周就要换一面国旗。派出所领导要求新来的同志，“千万不要熬夜加班，不然身体承受不了。”

李红炎的情况和武慧差不多，来的第一个星期，整个脸都是肿的，半夜睡不着，胸口就像压了块石头，很难受。

不管什么东西，只要论重量的，在普玛江塘都呈指数倍放大，成为很大的挑战。心慌的感觉也始终伴随左右，洗澡久坐、站立都是如此，因此做任何事情都小心翼翼，连走路都不能太快。

“必须改变很多生活习惯，要心平气和，不能太高兴，或者太生气，不然心脏受不了。”武慧说，三个女生都在极力改变自己，尽快适应环境。

在那些日子里，派出所大厨杨金花给了三名女警很多慰藉。她不仅每天调配好伙食让她们能够吃到可口的饭菜，还教大家用鼻腔呼吸。慢慢地锻炼肺部，慢慢地适应。

是时间教会了她们的适应高原的技巧，日复一日地走访、巡逻，100天之后，睡觉时压在李红炎胸口的那个巨石滚下了高原，她终于能睡到天亮，武慧晕车状况减轻了很多，高原红也印上了她们的脸庞，终于，她们也自称是“高原人”了。

跨过一道道沟谷，越过一道道冰峰

坐落在普玛江塘乡境内的冈布冰川又被称作冰塔迷宫，冰川林立，洁白无暇，是我国境内可接近度最高的陆地冰川，近几年才被偶然发现。在全球气候变暖的背景下，青藏高原冰川普遍处于退缩状态，2021年9月，为更好保护冈布冰川，当地发布公告，宣布冈布冰川“除科考、资源调查等工作需要外，禁止一切旅游活动”。

普玛江塘边境派出所的重要使命，就是守护冈布冰川，一是防止有人越界，其次就是防止有人私自进入冰川。

今年2月28日，她们踏上了冰川巡逻之旅。这次踏查，是三个姑娘的第一次冰川巡逻，也是普玛江塘边境派出所民警们的第338次冰川巡逻。

警车在公路走了20分钟，就到了冈布冰川1号执勤点，这里是防止游客进入冰川的第一道防线，往前，就再无公路，司机



李红炎到藏族群众家里走访。熊凯/摄



李红炎（后排左）与李天娇（后排右）教小朋友画画。徐道超/摄



武慧和李红炎在冈布冰川巡逻休息间隙。

驾驶员说了句：“坐稳了。”于是她们的车带着一路沙尘冲入无人区，身后，是一串黄沙尘土冒出的滚滚狼烟，车内，脑袋撞车顶、肩膀磕车门，状况不断。

越野车荒野颠簸了两个小时，终于抵达第二个执勤点，再往前，已经没有越野车能走的路了，只能靠步行，副所长张博林从执勤点拿出攀登绳，给大家一系好，“再往前就是冈布冰川，大家抓紧绳子，救命，就得靠它了。”

第一次上冰川，李红炎的心情有些激动、忐忑，还有一点害怕，冰川上到处都是冰缝，不好走还不好扶，她生怕自己走不动，连累了大家。

而自从来到普玛江塘“上车就晕”的武慧，每次到冰川居然都不晕车，大家调侃她是“冰川圣体”。她形容冈布冰川是高原上最美的风景，踏入冰川内，就像来到仙境一般，四周千山暮雪巍峨优雅，只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和呼呼的风声。

武慧口中的风声，一连接一阵地哽咽着从谷底抬起头，吹得人左右摇晃，本身就头痛欲裂的李红炎，不由得抓紧了绳索，她明白了张博林为何要用一根长长的绳索把巡逻队连在一起，也领悟了让她们三名

女警走在队伍中间的良苦用心——这根绳索是救援绳、安全绳，上边每一个人都是救援其他人的支点，中间如果有人失足，前后都有人照应。

行走在冰川之上，每一步都可能耗尽身体的最后一丝力气，高原反应带来的干呕、缺氧引发的四肢无力，以及剧烈的头痛，不断打滑的脚杆和滑落的碎石时刻提醒着大家，为何海拔5500多米的冈布冰川，被称作“生命禁区”！

李天娇感觉大腿和手臂肌肉酸痛，但是她咬紧牙关，坚持到最后。她说，“来到这里之前，国境线对我来说，只是地图上那些弯弯曲曲的线段，但经历了这次巡逻，对我来说，这些线段是巡逻路上的一道道沟谷，一道道冰峰，是祖国神圣的领土，一寸也不能丢失。”

穿过冰川，在一处稍微平坦、能够落脚的地方，民警孙贵川在石头上写下了“中国，第338次巡逻”的字样。

“中国的心，边疆的味，坚守世界之巅的岗位。”补充完能量，张博林还带领大家喊了几句口号，武慧觉得，这句口号，是地地道道的普玛江塘味！

高山救援，也是她们的工作之一。李红炎的师父高辉告诉她，冈布冰川下边都是沼泽地，冬天结冰还好，一到春天开化，就是一片大泥潭，不熟悉路况的几乎都会被困在那里，而冈布冰川靠近边境，电子地图准确度较差，如果被困就容易有生命危险。

5月14日，李红炎就参与了一次救援。几名游客从其他乡镇进入冰川，结果被困沼泽，由于是偷偷进的冰川，他们也不敢报警，直到被困两天后，不得已才打了电话报警。

“他们说不清自己所处的地点，电子导航也不准确，导致救援非常艰难。”李红炎说，冈布冰川分布的范围很大，数百平方公里，不知道具体方位，救援完全无法开展。

非常之事，就得用非常之举，带队民警裴正茂决定采取“老办法”——一点一点排查，在最靠近太阳的地方，4名移民管理警察从上午排查到下午6点，终于找到了几名被困的游客。

冰川之上的救援，不同于陆地，海拔高，含氧量低，对救援民警的体能要求非常高，而游客被困的地点，又五花八门，在冰川迷路，一旦救援迟到或者缓到，游客就有死亡的可能。“所以，再苦再累，我们也要竭尽全力找到被困的游客，这是我们存在的意义。”李红炎说。

令大家欣慰的是，由于保护得当，再加上去年降水较多，冈布冰川不但没有退缩，反而还“长高”了几厘米，这令普玛江塘的移民管理警察非常高兴，他们的坚守，换来了实实在在的效果。

沙空村里，孩子们的“开学第一课”

第一次下辖区走访，去的是沙空村，普玛江塘乡海拔最高的行政村。

出发前，大家兴致很高，讨论着途中能看到什么，却一直不见这次走访的带队

领导张博林副所长。“不急不急，再过15分钟，邮政的人就来了，拿上快递咱们就出发”，张博林不紧不慢地说。

什么快递这么重要，需要大家都等着呢？过了10多分钟，快递员送来了两个包裹，张博林往后备厢一塞，就发出命令：“出发！”

一路上聊着天哼着曲，时间过得飞快，一会儿就到了沙空村。走访的第一家，是一个牧民家庭，当女主人将两个孩子召唤回家，看到摆在桌上的玩偶，顿时欢喜得一蹦三尺高。

“这是我回四川老家休假时买的，回来不好带，就邮寄回来，上午才收到。”张博林说。

原来，这才是他让大家等待的原因。大家也明白了张博林在派出所荣誉室介绍“民族团结示范集体”奖状时的那份自豪了，就是无数个这样微小的瞬间，让大家觉得所有的付出都值得。

一次走访，她们明白了基层群众工作的重要性，武慧在走访日记中写道：派出所成立12年无重大恶性案件，与群众的大力支持是分不开的，做好群众工作就是民警的法宝。

派出所的日常工作，不仅仅是边境巡逻、走访群众，还有很多其他的工作要做。3月28日，所里接到一个任务——到驻地唯一的学校去上“开学第一课”。

入警之前当过半年老师的李红炎自告奋勇接下了这个任务，大学学习美术的她，精心准备了教案。

学校在距离派出所不远处的一个楼房里，只有1间教室，里边有7个小孩，这些孩子，大一点的孩子会说一点儿汉语，小一点的，只会说藏语，有的连自己的名字都说不清楚。于是，李红炎完全抛开了前一天写好的教案，开始教孩子们画画，在一张张洁白的画纸上，在海拔最高的乡，幼儿园孩子们用稚嫩的笔，画出了心中的五星红旗。

在之后的日子里，三名女警走遍了普玛江塘所属的6个村，那木其村、措果村、萨藏村、沙空村、查布村和下索村，然而，她们却永远忘不了为幼儿园孩子上的“开学第一课”，让她们认识中国。

“那何尝不是我们自己的普玛江塘第一课”李红炎说，“孩子们画的国旗，让我真正认识了祖国，看到了坚守在这里的意义。”

在普玛江塘，怒放青春

5月31日对大多数人来说，就是普通的一天，但是对普玛江塘的三名女警来说却很特别——这是她们来派出所的100天。

“来这里这么久，我始终是一个新兵的心态，而对大家，心里还是有点儿拘谨，但是慢慢地我从心底里打破了隔阂，真正融入这个大家庭当中。”武慧说。

在普玛江塘的日子，李红炎觉得“每天都很很有意思”，大家在一起讲笑话，逗开心，晚饭后，男同志到娱乐室打台球，她们就在旁边加油。

一个靠近天边的派出所，12年来，都是男性民警驻守。教导员尼玛坚参是个外冷内热的人，每次他去县里公出，都会给三名女警带奶茶；副所长张博林得知她们很想出去看看辖区，就策划到各个村的走访；一次，李红炎因为太困，没吃午饭直接午休，39岁的普布扎西副所长特意给她打电话询问原因……这让李红炎感到“被关爱的感觉真好”。

100天过去了，曾经洒落在冈布冰川的眼泪，重新又溢满了李红炎的眼眶。这天，她和武慧都收到了普玛江塘幼儿园的邀请函，请她们参加儿童节的活动，回想起这100天，从上来就头撞到克服高反，从怯生生地第一次走访到收到邀请函，从不敢上冰川到经常去巡逻，这可是起跳投篮前的“三大步”啊！

三八国际妇女节那天，教导员尼玛坚参还为她俩送了一份特别的礼物——盆栽，他说，“希望你们就像这个绿植一样，顽强不息，充满活力。只有到了普玛江塘，走过那一眼望不到头的戈壁荒漠，才知道这些绿植的弥足珍贵！”

如今，她们青春的脸庞逐渐变得粗糙，脸颊上的“高原红”可能再也无法消退。这并不值得大惊小怪，至少武慧、李天娇、李红炎觉得，普玛江塘边境派出所的哪个人不是这样，或者说哪个人不是这样过来的呢？

她们像格桑花一样，扎根在“世界之巅”，她们相信，这些用青春和热情浇灌的日子，即便开不出怒放的花朵，也足以温暖戍边的岁月。



2024年7月25日，武慧在普玛江塘。刘伟/摄